

---

## 第二節

### 蘇聯的「蘇維埃化」政策及俄羅斯人的角色

俄羅斯帝國時期，俄羅斯人以統一(Unification)、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以及俄羅斯化三個原則來統治哈薩克草原。在政治上與宗教上透過高壓統治與懷柔政策的雙面手法，並利用哥薩克人的軍事武裝力量與俄羅斯人的農業開發，移入俄羅斯人，造成哈薩克草原地區原有的遊牧民族生活的衝擊。

#### 一、蘇維埃化

「蘇維埃化」(Sovietization)是蘇聯建構國家意識過程中的重要手段。在歷任蘇聯領導者配合國家發展而實行的政策下，哈薩克地區出現明顯的蘇維埃化，其中包括了：

1. 農業上：史達林時代的集體化政策，要求哈薩克人必須在自己原有的放牧生活外，再改習農耕技巧。迄赫魯雪夫時代的「開墾處女地與休耕地運動」的計畫，使得哈薩克北方的土地，受到俄羅斯人充分地開發與農作物的大量生產。
2. 工業上：受到大祖國對德戰爭的影響，蘇聯將不少重工業企業特別是重型機器製造企業，由歐俄轉移到哈薩克地區，卻意外發現到哈

薩克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開始對此地自然資源充分利用。在戰爭初期，位於阿克糾賓斯克(Aktyubinsk)的鐵合金廠和鋼鐵廠相繼投產。且由於戰爭對有色金屬，特別是銅需求量急劇增加，蘇聯對哈薩克有色金屬開採與冶煉進行大量的投資。成爲日後哈薩克工業發展的基礎。

3. 自然環境：赫魯雪夫的開發計畫，其重要項目是在哈薩克地區從事農業耕作，但哈薩克在地理環境上是屬於半乾燥(Semiarid)的地區，草原失去了原有的自然風貌，造成哈薩克地表的表土容易被吹走，而製造出大量的沙塵暴(Dust Storms)。在此種地貌改變的情況下，加上哈薩克地區的氣候類型是屬於溫帶大陸型氣候，夏乾冬雨，積雪期長達五個月，使得農作物的生長季節短，實際上哈薩克地區農業收益並不大。
4. 都市化：俄羅斯人的進入，使哈薩克地區出現「都市化」。尤其是赫魯雪夫時期的「開墾處女地與休耕地運動」，在哈薩克地區形成許多中小型的工業都市（有關 1897-1959 年哈薩克地區主要城市人口變化，請參見下表 2-2-1）。哈薩克境內的都市人口在 1926 年爲總人口比的 5.6%，1959 年爲總人口比的 34.3%，百分比變化率在 28.7%，相較於烏茲別克的 11.3%，吉爾吉斯的 15.8%，塔吉克的 13.1%，甚至土庫曼的 22.4%，哈薩克在當時來說，都算是中亞都市化之首<sup>28</sup>，且之後還一直成長<sup>29</sup>。而哈薩克這樣都市化現象僅止於俄羅斯人所居住的北部地區<sup>30</sup>，哈薩克人仍繼續在南方維持舊有

---

<sup>28</sup> 當時對都市的定義爲人口超過十五萬的都市，關於民族的都市人口百分比變化，哈薩克也有 16.4%，詳細數據請參見 Robert J.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00-201.

<sup>29</sup> 1959 年哈薩克共和國境內都市人口比爲 44%，1970 年 50%，1979 年 54%，1959 年 57%，詳細數據請參見 Robert J.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203-204.

<sup>30</sup> 哈薩克族的都市化程度一直都低於俄羅斯人，1959、1970 年維持在其族人口數的 17%，與此同時，俄羅斯人在哈薩克境內都市化程度是 58%，之後儘管俄羅斯人都市化程度下降，1979 年 56%，1989 年 51%，但都高於同期哈薩克族的 21%與 27%。數據來源請參見 Robert J. Kaiser,

傳統部落的生活習慣。

表 2-2-1 1897-1959 年哈薩克地區主要城市的人口變化

	1897	1911	1926	1939	1959
卡拉幹達 Karaganda	-	-	-	156,000	398,000
賽米巴拉金斯克 Semipalatinsk	26,000	34,000	57,000	110,000	155,000
烏斯特卡美諾戈斯克 Ust-Kamenogorsk	9,000	13,000	14,000	20,000	149,000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 Petropavlovsk	20,000	43,000	47,000	92,000	131,000
烏爾斯克 Uralsk	37,000	46,000	36,000	67,000	105,000
阿克莫林斯克 Tselinograd(Akmolinsk)	10,000	14,000	13,000	32,000	101,000
阿克糾賓斯克 Aktyubinsk	3,000	11,000	21,000	49,000	97,000
巴夫洛達 Pavlodar	8,000	10,000	18,000	29,000	90,000
庫斯坦那雅 Kustanay	14,000	25,000	25,000	34,000	86,000

資料來源：Edward Allworth,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1989), p.106.

5. 現代化的運輸系統：俄羅斯在對哈薩克殖民的同時，還把哈薩克納入俄羅斯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軌道，儘管當時俄羅斯的發展相對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緩慢的，但深居內陸的哈薩克，與之相比是更為落後。為了方便採礦，在蘇聯統治初期，以都市為據點，建設聯結中亞都市的土西鐵路以及公路，以方便運輸，後來對哈薩克的經濟起了莫大的作用。更由於對莫斯科的直接通航，為哈薩克地區帶來了便捷的運輸系統，逐漸擺脫過去傳統採車馬隊徒步運送物資的方式。
6. 知識的傳播：哈薩克地區兩次的文字使用的改變，及大量高知識的俄羅斯人進入，使得哈薩克地區的電視、報章雜誌，四處充斥著俄羅斯人所要傳播給他們的知識，加速了哈薩克資訊的流通。

7. 俄語的地位：哈薩克地區主要是以俄語為族際語言(Lingua Franca)，經過史達林強制定俄語為國語之後，同時削弱了伊斯蘭教的影響，西里爾文字的使用，讓哈薩克與其他的伊斯蘭國家相隔絕。但哈薩克也因為俄語的普及，使哈薩克文化得以有另一種層面的出現文字化。
8. 掃盲運動：如同列寧所說：「文盲是在站在政治之外的」，因此掃盲工作不僅提高蘇聯人的知識文化水準，同時也豐富人民的政治常識，藉此展開政治宣傳、傳播社會主義思想。蘇聯時期有規定，人民有依國語(即俄語)受教育的能力，由俄羅斯人擔任學校的教師，哈薩克地區的學校中亦教授俄語、烏茲別克語等語言。1926年哈薩克男子的識字率為12.3%，女子僅有0.1~1%<sup>31</sup>，平均來說哈薩克在蘇聯初期的人民讀寫能力僅有7.1%，與中亞地區讀寫能力最差的塔吉克(2.2%)相比，已高出近5%，在蘇聯掃盲運動的推行下，1970年代哈薩克人的讀寫能力已提升至99%<sup>32</sup>，這是因為1930年蘇聯開始將俄語定為正式的官方語言，使其在行政機構中開始佔有優勢；1938年俄語也必須在聯邦中非俄羅斯人的學校中教授；1958-1959年的教育法規允許哈薩克人將小孩送至母語或俄語學校，而當時僅有哈薩克境內少數的國家菁英為了保住他們的工作才會這麼做，多數的哈薩克人仍將哈語為自己的語言，尤其是非居住在共和國境內的哈薩克人，這種情況後來間接影響到，在1989年有97%的哈薩克人要求以哈語為國語。<sup>33</sup>
9. 生活方式：1928年以後，隨著蘇聯在哈薩克地區所帶來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進行，哈薩克在經濟、文化、醫學等方面都受到了蘇

<sup>31</sup> 葉書宗、張盛發，《錘子與鐮刀-蘇維埃文化與蘇維埃人》，(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頁138。

<sup>32</sup> John Glenn, *The Soviet Legacy in Central Asia*,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82-83.

<sup>33</sup> John Glenn, *The Soviet Legacy in Central Asia*, p.83.

聯各種形式的援助與幫助。一些過著游牧生活的哈薩克人，因為俄羅斯人建立的住宅區、醫院、學校等大型公共設施，開始注意衛生保健事業，而出現了生活習慣與生活型態的改變。

10. 職業類型：1950 與 1955 年哈薩克人占蘇聯科學工作者的 0.5%，其間成長率為 56.6%；1960 與 1965 各為 0.7%，其間成長率為 97.5%，1970 則有 0.9%的佔有率，儘管成長遲緩，但也是逐年增長。<sup>34</sup>
11. 政治認同：首先在都市計畫中，俄羅斯人將哈薩克地區主要的街道以蘇聯的英雄人物命名，這是蘇聯地名權力學的具體表現<sup>35</sup>。並經由紀念日、慶典及遊行，這樣國家象徵與國家形象整體感的塑造，讓哈薩克人對國家產生迷思，以俄羅斯人所形塑出來超民族的「蘇聯認同」。一直到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推行之後，哈薩克人民族意識才再度抬頭，回到以哈薩克族為主的國家認同。根據白魯洵 (Lucian W. Pye)對「民族國家」的觀點，他認為「民族國家」並非由單一的種族或部落所構成，其中涉及到「國家整合」(National Intergratin)與「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範疇。經過「國家整合」將文化與社會上分離的團體納入單一的疆域，由此進而建立此一民族國家「國家認同」。<sup>36</sup>故「民族國家」的建立，乃是國家政治發展最根本的目標，也是哈薩克獨立後所力求達成的國家形式。
12. 政治菁英：過去哈薩克地區的氏族領導關係，在蘇聯的共黨、政府組織，甚至工業體當中，變相存在，各階層政治的領導者，都是過

<sup>34</sup> 與蘇聯其他族群的科學工作者組成的對照，請參見 Steven L. Burg, "The Calculus of Soviet Antisemitism," in Jeremy R. Azrael, e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8), p.212-213.

<sup>35</sup> 過去蘇聯在阿拉木圖取名 Karl Marx 街，現已改為前哈薩克第一書記庫那耶夫的名字，叫做 Kunaev 街；而 Mir (俄文意思為和平) 街改名為 Zheltoksan(哈文意思為 12 月) 街。Natsuko Oka,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Kazakhstan: Interviewing political and culture elites,"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IDE-JETRO), [http://www.ide.go.jp/English/Publish/Mes/pdf/51\\_cap3\\_1.pdf](http://www.ide.go.jp/English/Publish/Mes/pdf/51_cap3_1.pdf) (上網檢視日期：2005 年 3 月 25 日)

<sup>36</sup>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New States, New Politics: Building the Post-Soviet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50.

去在哈薩克地區的部落中的菁英，俄羅斯人爲了加強對哈薩克人的統治，賦予他們在哈薩克共黨中重要地位，進而延伸到相關的政治組織當中，擔任黨的第一書記，藉由「殖民式職位任命」(Colonial Nomenklatura)，以俄羅斯人與其他斯拉夫人爲黨的第二書記，賦予較大的權力，代替中央監督地方政府。

13. 政治體制：從 1936 年哈薩克升格爲加盟共和國之後，制訂憲法，並仿效蘇聯政治體制建立哈薩克的行政、立法機構與政黨，並採用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黨政融合制」，共黨的第一書記即爲國家的領導者，儘管這一切仍受控於蘇聯，但也在蘇聯的指導下，哈薩克有了現代化國家的政治運作模式，並同時灌輸哈薩克世俗國家的觀念，使其在獨立後，仍堅持依此原則，建立政教分離的國家。
14. 政治行爲：此時蘇聯克里姆林宮的政治以極權主義的政治模式著稱，根據弗里德利希(Carl J. Friedrich)與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這兩位研究極權政府著名的學者，在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一書中，所指出蘇聯極權主義治國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六個主要特色：
  - A. 意識形態：其思慮周詳的意識形態涵蓋了生活的所有面向，而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必須依附在其下。此意識形態乃指向製造一個「完美的社會」，即烏托邦。
  - B. 單一的群眾政黨：通常是由獨裁者個人所領導的單一政黨，並且構成人口中的一小部份(約 10%)。此政黨提倡官定的意識形態，並且是以黨領政或完全黨國不分。
  - C. 恐怖：秘密警察用恐怖來防止任何對政治權威的挑戰，恐怖用於限制與防止黨內及黨外團體的異議活動。
  - D. 對大眾傳播媒體的控制：政府控制所有的媒體，並不允許任何

的獨立自主媒體的存在。

E. 對武裝力量的控制：戰爭的武器與武裝力量，幾乎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下。

F. 中央指導經濟：政府掌控了整個經濟體系。<sup>37</sup>

哈薩克原來游牧民族部落主義(Tribalism)下的菁英，在蘇聯統制時期向俄共中央靠攏，爲了能受到拔擢重用，成爲俄共政治菁英，而加入共黨，並利用共黨「以黨治國」之形，來攫取其個人政治利益之實，進而剷除異己、嚴加監控人民反動的思想，使得哈薩克政治在蘇聯時代與莫斯科中央有著如出一轍的極權主義特色，並且由蘇共中央以黨政運作的連鎖關係(Inter-Locking)操控著哈薩克政局的運作。

儘管哈薩克地區經過嚴厲的蘇維埃化，但是都市化限制了哈薩克蘇維埃化的範圍，他們的傳統文化，不因蘇聯文化的強壓而受到影響，南方的哈薩克人仍能保有他們原有的生活，伊斯蘭傳統習俗在民間同樣流傳著。而傳統政治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因爲蘇聯的共黨體制，而不受撼動。經由蘇聯的民族劃界與民族意識所得來蘇聯的國家型式，爲哈薩克地區帶來了民族自決與國家建立的啓蒙，也拜俄語的普及，讓哈薩克人提升了自己的知識層次，能夠成功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迅速地在蘇聯解體之初，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民族國家---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由上面所討論的各點，可以看到蘇聯時期的俄羅斯人對哈薩克地區所產生各種正負的影響，而根據史達林所界定民族的四個特徵：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領域以及歷史上所形成的共同文化而出現的共同心理素質，更可知道「蘇維埃人」(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的出現，是一個雙重的建構過程所出現的結果，由各民族在蘇聯國家所創造的條件下自然發生的彼此互相涵化的過程，再加上歷史上 1945 年對德戰爭後蘇聯國家力量的催化。1977 年的布里茲涅夫憲法序言中鼓吹：「各階級與社會階層相互接近，各民族、各部族在法律與實際平等及兄

<sup>37</sup> 李溫·哈伯特(Levine Herbert M.)著，王業立、郭應哲、林佳龍譯，《政治學中爭辯的議題》，(台北：韋伯，1999)，頁 66-7。

弟合作之基礎上，已產生人類新興之歷史共同體—蘇維埃人。」<sup>38</sup>

而「蘇維埃人」此一概念最早在蘇聯共黨第 22 次大會中由赫魯雪夫藉著「清除民族差異性」(Стир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зличий)以及「民族結合」(Слияние Наций)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來。這個蘇維埃人的概念具有下列幾個重要特徵：<sup>39</sup>

- (1) 是經濟生活的共同體（在同一個經濟領域內）；
- (2) 社會階級的一致性（指工人、農人及知識勞動者在工人的領導地位下成爲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 (3) 政治生活的共同體（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爲基礎而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
- (4) 所有民族、族群的一致性（以社會國際主義而結合成的兄弟般聯盟）(Братский Союз)；
- (5) 蘇維埃生活的共同體（透過蘇聯建立之後所形成的傳統、習慣及價值）；
- (6) 使用共同語言（俄語成爲各民族間的共同語言）。

這些蘇維埃人的特徵在蘇聯時期的哈薩克地區，都充分表現出該地區俄羅斯人的身上，而赫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這樣以「蘇維埃人」爲民族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民族融合」政策，嚴重傷害了蘇聯各民族的利益何感情，民族大遷移固然種下仇恨，「民族融合」（實即同化政策）也毫無功效，各民族間的一切瓜葛與矛盾依然故我，只是伺機迸發的火山<sup>40</sup>。蘇聯領導們以爲，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個較廣泛的民族認同將可取代較狹隘的、傳統的民族意識，<sup>41</sup>而在哈薩克地區所發生的民族問題，證明蘇聯境內的民族問題不僅未見消失，反而有升高的趨向。

由於蘇維埃化的過程是以「俄羅斯人」爲核心，因此，俄羅斯人被認爲是

<sup>38</sup> 尹慶耀，〈蘇聯解體及其影響〉，《問題與研究》，31.4 (1992.04)：14-5。

<sup>39</sup> 趙竹成，〈俄羅斯聯邦體制的憲政基礎及其衝突〉，(台北：韋伯文化，2002)，頁 25。

<sup>40</sup> 尹慶耀，〈蘇聯解體及其影響〉：15。

<sup>41</sup> 畢英賢，〈蘇聯當前的民族問題〉：15。

對非俄民族在進行蘇維埃化過程中的推手，直到蘇聯政治情勢動盪之際，哈薩克人自我民族意識抬頭，這種歷史背景，成為「恐俄症」(Rusofobija)的基本因素。但從另一可立場來看，俄羅斯人對於哈薩克地區的貢獻，並非全然都是負面的，在蘇維埃化的過程中，俄羅斯人在政治、經濟乃至社會層面，都曾是促進哈薩克社會進步發展的力量。

## 二、 俄羅斯人的特點

由本文 2-1 節俄羅斯人向哈薩克移民時期及階段可知，俄羅斯人向中亞移民是經過了一個較長的過程，遷移的形式有國家組織的人口流動(如一定時期的招募，年輕的專業人才，組織新移民集體農莊等)，也包括根據自己的意願從一個居住地向另一個居住地各種“零散”的遷移。<sup>42</sup>而其遷移的因素根據張宏莉的分析又有經濟因素(包括勞動力需求情況及資本投資情況、生活水平和工資、福利情況)、社會因素、民族因素以及文化因素。

由此可以找出俄羅斯人大致上有幾項特點，而根據趙竹成教授的分析，其中還包括其他說俄語的非俄羅斯人：

- 一、知識份子居多：這些移民到中亞的俄羅斯人，所分布的層面多在工商界(如技術工人、工程師、企業經理人)、教育文化界(中小學教師、教授、研究人員、文化工作者)，政界(官僚體系的領導者)。

根據國家統計局(State Committee for Statistic;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ой, Госкомстат)的調查資料中顯示，過去在哈薩克的各類產業，就錄用比率來說，俄羅斯人在工廠的錄用比率是哈薩克人的 2.34 倍，在資訊服務業 2.06 倍，建築業是 1.97 倍，房地產業是 1.9 倍，溝通部門是 1.7 倍，運輸業是 1.6 倍，社會部門是 1.59 倍，管理部門是 1.58 倍，技術支援是 1.56 倍。另外社會學學者

<sup>42</sup> 張宏莉，「蘇聯時期俄羅斯人向中亞遷移的因素」，《西北人口》，4 (2001)：33。

在對阿拉木圖工廠的研究中發現，在所有的員工總數當中，有 58.8% 的員工是俄羅斯人，21.3% 是哈薩克人；另外，就工作性質來劃分，白領階級當中有 67% 是俄羅斯人，14.3% 是哈薩克人；技術領導人員階層有 68.1% 是俄羅斯人，15.1% 是哈薩克人；執行長的總人數當中 59.5% 是俄羅斯人，18% 是哈薩克人；團隊領導當中 63.3% 是俄羅斯人，13.7% 是哈薩克人；技術熟練的工人當中 65.9% 的俄羅斯人和 16.9% 的哈薩克人，這些都顯示過去蘇聯統治時期，俄羅斯人在各行各業的獨佔地位，與可能形成的工作優勢。<sup>43</sup>

二、居住地多在城市：由於職業因素，可以知道俄羅斯人少有農牧業，尤其是中亞民族的游牧型態，居無定所，更難見到有俄羅斯人，俄羅斯人多聚集在都市地區，如塔吉克的城市人口有 22.3% 是俄羅斯人，吉爾吉斯的首都比什坎克(Bishkek, Бишкек)更佔 65%。

三、與本地人互動少：從居住地的分布與教育情況可知，俄羅斯人與本地人少有互動，有所謂的「孤島」狀態，加上除了領土的佔領外，無論是俄羅斯帝國或蘇聯都還在佔領來的土地上進行俄羅斯化與蘇維埃化。希冀建構一個分享共同經濟、共同文化、共同共產主義信仰的新境界，使其加深了彼此間在文化與民族間的歧異。

如同凱瑟 (Robert J. Kaiser) 教授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問題〉「The “National Problem” in the USSR」一文中所言，俄羅斯人的地位與俄語的地位被牢固地確立在「平等的優位」(First among Equals) 的原則上。<sup>44</sup> 就算是曾經受伊斯蘭文化洗禮的中亞各共和國也不例外，在被蘇聯強行併吞後，無論在文化上、政治上或是經濟上，一律遭到破壞，重新以蘇聯的模式建構。以強權、恐怖政治作為後盾的俄羅斯人，在中亞各共和國很自然便成為其領導人，同樣地，也成為文化、經濟利益的壟斷者。

<sup>43</sup> Berik Abdigaliev, “Russians in Kazakhstan: Problems, Myths, and Realities,” The Eisenhower Institute, <http://www.eisenhowerinstitute.org/programs/globalpartnerships/securityandterrorism/coalition/regionalrelations/ConflictBook/Abdigaliev.htm> (上網檢視日期：2005 年 4 月 10 日)

<sup>44</sup> 蕭瓊英，〈波羅的海三國中俄羅斯人地位的轉變—蘇聯解體前後的比較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2 年 6 月)，頁 11。

「蘇維埃化」雖說是蘇聯建構國家意識過程中的重要手段，但自史達林起，卻是俄羅斯人統治各民族的核心任務，使得俄羅斯人在中亞地區的社會發展上，一方面帶來都市化和文明進步的生活型態，另一方面卻同時破壞了他們的生活環境，並以極權的方式進行統治，使得哈薩克人產生「反俄症」。隨著，哈薩克追求民族地位，國家主權，長久以來，俄羅斯人在社會結構，政治領域中的角色逐漸沒落，並失去其自主權，受到哈薩克政治型態的威權鞏固，及哈薩克憲法對俄語的限制，讓俄羅斯人對其生活開始產生危機意識。

### 三、 俄羅斯人離開中亞的影響

從 80 年代中後期到 90 年代初，俄羅斯人紛紛離開中亞，俄羅斯人在中亞各國總人口中的比重開始明顯下降，與相對應哈薩克族人口比重的上升(請參見表 2-1-2)，蘇聯解體後，中亞的俄羅斯人繼續外流，據哈薩克報紙的報導，離開哈薩克的俄羅斯人 1992 年為 17.5 萬人；1993 年為 17 萬人；1994 為 25 萬人。此種情況，從 1994 年到 1996 年上半年，才出現了下降的趨勢。<sup>45</sup>中亞地區各國獨立以來，採取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以突出本國主體民族在社會生活的地位，也使非主體民族的俄羅斯人在國家機關以及經濟、科技研究、教育文化等領域受到排擠，甚至在就業和子女上學方面也遭歧視。

表 2-2-2 1989 年俄羅斯人居民遷出中亞國家的比例

國別	1989 年俄族居民人數(千人)	俄族人移居俄羅斯數量(千人)	俄族人移居俄羅斯數量佔 1989 年當地俄族人口的比例(%)	移居俄羅斯的俄族人口總數中各國所佔比例(%)
哈薩克	6227.5	875.6	14.1	50.0
吉爾吉斯	916.6	207.9	22.7	11.9
塔吉克	388.5	207.2	53.3	11.8
土庫曼	333.9	75.7	22.7	4.3
烏茲別克	1653.5	384.4	23.2	22.0

<sup>45</sup> 王嘎，〈中亞地區民族人口遷移及其社會後果〉：37。

資料來源：鄭羽主編，《獨聯體十年—現狀·問題·前景(1991-2001)》(下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頁 611。

1995 年以後各國移民離開哈薩克的狀況，從表 2-1-3 中可以推斷出，多數回到俄羅斯的移民，應是哈薩克的俄羅斯人：

表 2-2-3 1995 年~1999 年哈薩克移民所去的國家狀況-以獨立國協各國為主

國家名稱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阿塞拜疆	472	327	340	345	209
亞美尼亞	77	99	66	63	41
白俄羅斯	2442	2184	5372	5177	4712
格魯吉亞	113	125	128	76	85
吉爾吉斯	3115	2678	2962	2046	1155
摩爾多瓦	512	398	375	320	184
俄羅斯	187390	138693	216765	178026	108436
塔吉克	165	106	129	65	55
土庫曼	420	371	442	419	455
烏茲別克	6620	5796	9701	2682	2264
烏克蘭	6889	4895	6035	4647	3128

資料來源：

1. 吳宏偉，〈哈薩克斯坦獨立以來的人口與人口遷移〉，東歐中亞研究，3(2002)：55。
2. 本表原作者尚有關於哈薩克人遷往非獨立國協國家的統計，但因其中多半已非俄羅斯人，以日耳曼人居多，故省略。

幅員廣大的哈薩克，北部連接俄羅斯、東方與中國接壤、南部與吉爾吉斯及烏茲別克為鄰，天然資源豐富，充滿了商業機會。隨著蘇聯時代與其他共和國關係的中斷，以及許多俄羅斯專家的外移，哈薩克經濟深受影響，馬上反映出來的問題是中亞地區的人才流失與其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也跟著付之一炬。例如哈薩克的國家統計局在過去，是由俄羅斯人所掌理，相關的人口統計技術與工作，都由俄羅斯人來負責，而俄羅斯人的離開，使得哈薩克這個部門在人口調查工作上受到影響，必須與俄羅斯在莫斯科的國家統計局合作，才能順利進行哈薩克地區

的人口動態統計與生命統計。<sup>46</sup>

在哈薩克民族國家型塑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總統納札爾巴耶夫在 1989 年 9 月頒布「語言法」(Language Law)，正式宣布哈薩克語為其境內第一語言，俄語則是族際語言，此對哈薩克境內的俄羅斯人產生了重大的打擊。

最先衝擊的便是在公職單位服務的俄羅斯人，儘管過去的公文往來皆以俄文書寫，但現在還要面對哈薩克籍的部會首長。其次，在國營企業中任職的俄羅斯人，還面對到哈薩克人要求享有平等的工作機會。

而在文教界服務的俄羅斯人，因為現代化教育的需要，很多字彙的表達仍需使用到俄文，所以受到衝擊的程度較緩和，但學校開始施行哈薩克語教育，相對使得哈薩克人擔任教職的機率大增，加上總統由哈薩克籍的納札爾巴耶夫主政，俄羅斯人的地位開始受到威脅。

面對這樣社會情勢的變化，青壯者紛紛返回俄羅斯，冀望回到與自己同族的俄羅斯土地上，可以另謀出路。但因為蘇聯解體之初，俄羅斯政經擺蕩混亂的局面，俄羅斯政府對俄羅斯人生活上的幫助有限；失望之餘，若想要回到哈薩克的俄羅斯人，又必須面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這是他們在蘇聯輝煌時期，未曾想到的兩難局面。

儘管蘇聯在中亞地區長期施行「蘇維埃化」政策，因為蘇聯的瓦解，這個工作的成效也化為烏有。而到底是怎樣的推力，讓俄羅斯人離開哈薩克？無置可否的是，蘇聯末期，哈薩克的政治環境改變，是影響俄羅斯人在哈薩克地位的主要因素。

戈巴契夫上台之後，一連串的政治改革，所引起的政治改革波瀾，也在哈薩克泛起漣漪。戈巴契夫在 1988 年 6 至 7 月第十九次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提出來政治體制改革，要求黨政分離，並選舉出人民代表大會以及總統，並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最高蘇維埃，掌理國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上的重要大事，以此改變

---

<sup>46</sup> Peter Sinnott, "Population politics in Kazakhst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6.2(Spring 2003): 104-6.

過去一黨專政的情況。從此在蘇聯開始有議會政治之雛形。

1989年5月召開的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即國家元首。1990年修憲，廢止憲法第六條，有關蘇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條文，並在當年10月，提出「結社法」(Law on Public Associations)，賦予其他政黨合法的地位，使蘇聯的政黨體制轉為多黨制。1990年2月，蘇聯決定採行西方國家的總統制，同年3月中旬通過了「關於設置蘇聯總統職位與修訂和補充相關憲法條文」的議案，並配合此修改憲法。隨後，戈巴契夫除了具有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身分之外，還當選為蘇聯第一任總統。而其最高蘇維埃主席職位則由盧基揚諾夫(В.С. Лукьянов)接替。由於實行總統制，部長會議同意權縮小，幾個月後更名為內閣部長，會議主席改稱內閣總理，由總統提名，最高蘇維埃批准，對總統負責。

隨著蘇聯政治體制的急劇變化，哈薩克的政治，體制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首先，從哈薩克共產黨的改革做起。1990年2月哈共召開第19次中央全會討論哈共地位問題，3月在第20次中央全會上作出了改革哈共地位的決定，4月，在哈共第21次中央全會中作出了修改憲法第6、7和49條，即取消哈共壟斷地位的條文。1991年6月27日哈薩克也通過了「結社法」，使哈薩克的多黨制正式合法化。

1990年2月，哈共第一書記納札爾巴耶夫仿效戈巴契夫，出任哈薩克最高蘇維埃主席。蘇聯改行總統制後，同年3月25日，哈薩克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進行選舉，在360個席次的國會中，哈薩克斯坦共產黨取得絕對多數，而納札爾巴耶夫在一人競選的情況下被選為主席。1990年4月哈薩克最高蘇維埃通過「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設立總統職務及修改、補充共和國憲法(根本法)」，循蘇聯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確定哈薩克開始實行總統制，表面上哈薩克也同蘇聯中央一樣，不再以黨中央的總書記來作為政治上的領袖，實質上隱含著總統的地位將可

以較過去更為超黨派，不受政黨的黨綱所牽制。於是擔任哈薩克最高蘇維埃主席不到三個月的納札爾巴耶夫，1990年4月24日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當選為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的首任總統，同時設立副總統職務，首任副總統為捷列先科(С.А. Терещенко)。1990年11月21日，哈薩克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完善共和國國家權力和管理機構、補充共和國憲法(根本法)修正案」(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структу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и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sup>47</sup>，決定實行總統制，部長會議改為內閣，展現哈薩克多元化政治的新面貌。

同時，在司法制度方面，取消了因襲蘇聯而來延用多年的人民監督制度，強調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權，強調人民的人身自由，讓哈薩克社會有司法公正的可能。

哈薩克從1989年開始接受孟德斯鳩(C. Montesquieu)「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的原則，將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權力由各自獨立的機構來執掌，在司法制度方面較大的變化是取消了蘇聯的人民監督制度，強調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權。並從1990年起開始實行多黨制，1990年2月哈共召開第19次中央全會討論哈共地位問題，3月在第20次中央全會上作出了改革哈共地位的決定，4月，在哈共第21次中央全會中作出了修改憲法第6、7和49條，即取消哈共壟斷政治地位的條文。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防範哈薩克境內的俄羅斯人有民族分離運動，哈薩克憲法第二條就規定，哈薩克是單一制的國家，讓俄羅斯人社群中有聯邦制構想的人，難以突破憲法的圍籬。再者儘管哈薩克北方部份土地是在赫魯雪夫時代，「開墾處女地與休耕地運動」開發計畫而來，所以在哈薩克憲法第2條

---

<sup>47</sup> “К истор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Казахстана”, Welcome to the Official Kazakhstan, [http://www.president.kz/articles/Sover\\_Kaz/Sover\\_Kaz.asp?lng=ru&art=history\\_10](http://www.president.kz/articles/Sover_Kaz/Sover_Kaz.asp?lng=ru&art=history_10) (上網檢視日期：2005年4月9日)

第 2 款明確指出，“國家保障自己領土的完整，不可侵犯和不可分割”<sup>48</sup>，避免俄羅斯人挑起領土的爭端，在哈薩克境內尋求獨立。

1991 年 8 月 19 日蘇聯發生「819 政變」，哈薩克總統納札爾巴耶夫，號召人民對此事保持鎮定，不要受莫斯科中央的政治震盪的影響，並要求駐守哈薩克的蘇聯安全委員會和部隊繼續忠於憲法<sup>49</sup>，可見當時哈薩克政府當局對此事持反對態度，不希望那麼快脫離蘇聯的羽翼之下，納札爾巴耶夫是戈巴契夫在各共和國中有權力的最後支持者，是蘇聯末期最有權勢的領袖之一。但「819 事件」的發生還是加速了蘇聯的瓦解。於是在 8 月 21 日，納札爾巴耶夫發布建立共和國安全議會的命令，其內容提及要確保哈薩克共和國之主權、國家經濟與環境的安全，克服非常局勢所造成的災禍，維護法制。8 月 29 日納札爾巴耶夫下令，禁止共黨及其他政治組織的領袖出任公職，企圖劃清哈薩克政府機關的領導人與蘇聯的關係，並還進一步建議將共黨的財產收歸國有。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已先行在 8 月 24 日辭去蘇聯共黨總書記之職。

9 月初哈薩克共產黨召開緊急大會，決議退出蘇聯共產黨，並在 9 月 7 日哈薩克共黨大會的特別會議中，經六百位代表十二個多小時的討論後，在 9 月 8 日通過哈薩克共產黨正式宣布解散的決定，並改名為「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K)<sup>50</sup>，以追求民主改革及增進各民族間互相瞭解為主要目

---

<sup>48</sup> 原文請參見 1995 年版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憲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Статья 2-2.，Суверенит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на всю ее территор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 и неотчуждаемость сво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以下有關 1995 年哈薩克憲法條文的內容，皆同樣出自“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Welcome to Welcome to the Official Kazakhstan, [http://www.president.kz/articles/state/state\\_container.asp?lng=ru&art=constitution](http://www.president.kz/articles/state/state_container.asp?lng=ru&art=constitution) (上網檢視日期：2005/4/5)

<sup>49</sup> 在政變發生的隔日，8 月 20 日納札爾巴耶夫提出三項建議，第一、讓戈巴契夫出面證明自己沒有能力執行自己所負擔的職責；第二、立即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審議蘇聯的政治形勢，十日內召開蘇聯特別人代會，以確保全民選舉總統具體日期；第三、盡快簽署已獲得八個共和國贊同的新聯盟條約。馬大正、馮錫時主編，『中亞五國史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 351。

<sup>50</sup> 哈薩克共產黨縱使改名，但因為受到「819 事變」的影響，黨員人數銳減，實際有登記黨員的僅 5000 人，與聲稱的 5.5 萬人，相去甚遠，且在哈薩克獨立初期，其黨綱中仍含有恢復蘇聯的政治主張，一直為司法部拒絕登記成正式政黨，一直到 1994 年哈薩克國會首次改選之前的 2 月 28 日，才獲准登記。

標。新的政黨雖是共黨的「繼承者」，但與過去共黨所犯下的無數錯誤劃清界限。哈共黨改名事件表現出來的意義是哈薩克的政黨政治發展將不再受蘇聯的控制，並擺脫過去一黨執政的局面，哈薩克的政黨政治將由哈薩克地區所居住人民自主，並由其所組成的政黨精英份子來推動哈薩克民主政治的發展，藉著政黨政治的開放，仿效西方民主國家，努力邁向「多黨制」的議會政治發展模式<sup>51</sup>。

11月12日，納札爾巴耶夫發布哈薩克徵兵的命令，將共和國兵役委員會升格為共和國一級機構；於是自此之後，共和國內務部隊由哈薩克自己來徵調兵員補充，不再依賴蘇聯派遣其他共和國的軍隊駐紮於此，軍權的回收，加上納札爾巴耶夫擔心在此事變之後，哈薩克共產黨會受到蘇共連帶的負面影響，在8月22日宣布退黨並建議哈薩克共產黨解散，成為超黨派的哈薩克領袖，可以看出在此混亂的局面中，納札爾巴耶夫謹守著哈薩克人統治的原則，從蘇聯的手中，拿回原屬於哈薩克人所應自主的黨、政、軍三權。

面對當時中亞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躍躍欲試，加上鄰國與激進回教國家伊朗與伊拉克毗鄰的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與吉爾吉斯所可能發生的回教徒動亂。納札爾巴耶夫表示，他不計劃組成一個回教聯盟，以此來與新成立的獨立國協保持均勢。在蘇聯解體的初期，中亞各國都在尋找新的精神寄託，與政治運動的領袖，伊斯蘭教的興起，正是填補過去蘇聯地位的空缺，這讓各國的領導人都很擔心，納札爾巴耶夫的保證顯然在當時能制止蘇聯分裂成民族主義的俄羅斯人與回教社會。

在經濟上，1991年8月，哈薩克同其他四個中亞共和國協議組成一個聯合協調組織，以克服蘇聯中央計劃經濟崩潰後引起的經濟危機，這個概念，日後成為獨立國協在經濟合作上的一個重要基礎。

1991年8月底，俄羅斯發表一項引起爭議的聲明宣稱，如果毗鄰的國家未

---

<sup>51</sup> 後來的哈薩克獨立後的政治發展中，我們可以知道，受到哈薩克總統納札爾巴耶夫總統權力的壓制，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僅在初期，可以依賴過去共黨的勢力在國會中與總統抗衡，之後政黨發展的重心就轉納札爾巴耶夫自己所組成的總統黨。

與俄羅斯簽訂雙邊條約，俄羅斯保留對邊界質疑的權利。此聲明招致哈薩克的激烈反應。哈薩克總納札爾巴耶夫希望能比照俄羅斯與烏克蘭所簽署的協定，與俄羅斯簽訂保障現有邊界的協議。1991年8月30日哈薩克與俄羅斯達成協議，雙方同意維持現有的邊界，由哈薩克主席將與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依(A. V. Rutskoi, A. B. Руцкой)共同來簽訂這項協議，使俄哈彼此間的邊界糾紛得到緩和。

同年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蘇斯科維其(S. S. Shushkevich)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初克(L. M. Kravchuk, Л. М. Кравчук)在白俄羅斯(Republic of Belarus,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еларусь)首都明斯克(Minsk, Минск)，就建立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НГ)達成協定，並宣布蘇聯此國家已不存在。哈薩克在12月21日，與其他10個蘇聯中具有主權的共和國(阿塞拜疆(Republic of Azerbaijan, Республик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亞美尼亞(Republic of Armenia, Республика Армения)、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摩爾多瓦(Republic of Moldavia, Республика Молдовия)、俄羅斯聯邦(Russian Federation,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和烏克蘭(Republic of Ukrian, Республика Украина))最高領導人一起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簽署了蘇聯史上著名的「阿拉木圖宣言」、「關於建立獨立國家國協協議的議定書」(на равных и как Высокие Договаривающиеся Стороны образуют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等文件，宣佈獨立國家國協正式成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不存在，並一致同意俄羅斯聯邦合法繼承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在1992年3月2日同其他中亞國家，在聯合國大會的第46次會議中，才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

從史達林、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Y. V. Andropov Ю. В. Андропов)、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 К. У. Черненко)等歷任蘇聯領導人地不斷地歌頌俄羅斯帝國的歷史，宣揚俄羅斯民族是蘇聯各民族中“最傑出民族

和領導民族”，擴張俄羅斯民族的歷史功績，將俄羅斯聯邦凌駕在其他加盟共和國之上，賦予俄羅斯民族的特殊主導地位，從而使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根深蒂固。因此，實際上蘇聯繼承了俄羅斯帝國的斯拉夫民族意識，竭力維護俄羅斯殖民主義傳統，給予其他少數民族置於附屬俄羅斯民族的“次等民族地位”。根深蒂固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造成的後果是，嚴重地傷害了少數民族的感情，激起他們對大俄羅斯民族的強烈不滿，從而在民族關係中潛伏下尖銳的矛盾和問題。戈巴契夫上臺後，錯誤地估計蘇聯民族關係狀況，對潛伏的民族矛盾認識不足，特別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危害性缺乏清醒認識，因此，他推行的錯誤改革政策引發了民族矛盾大爆發。在蘇聯發生劇變和解體過程中，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排外情緒迅速增長，在復興俄羅斯的藉口下，千方百計地瓦解聯盟中央，試圖以俄羅斯取代蘇聯，支持其他民族獨立活動，帶頭通過國家主權宣言，從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加深了民族關係危機。

#### 四、 其他地區俄羅斯人概況

根據 1989 年蘇聯的人口普查資料，俄羅斯人分居在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情況，以在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拉脫維亞、摩爾多瓦等共和國的俄羅斯人較多（請參見表 4-2-1）。由於波羅的海地區生活水準較高，遷居那裏的俄羅斯人較多，占三共和國人口比例較高（請參見表 4-1-2）。

而散居在各國的俄羅斯人所面臨的問題，同在哈薩克的俄羅斯人大同小異，不外乎是語言、國籍與對政經環境轉變的適應。各國在憲法中均規定了當地主體民族語言為國語，貶低俄語的地位，讓俄羅斯人在面臨求學、工作等方面，必須學習當地民族語言，才能獲得保障。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還從立法上將俄羅斯人視為外來民族，要求他們必須流利他們的語言，才能成為合法公民。

受到各國經濟危機的影響，蘇聯時代盛行的大型企業以及軍工混合體的事業，難以生存，加上民族偏見的導向，使得俄羅斯人陷入求職的困境，影響到生計。而本身民族衝突不斷的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喬治亞等國，所引起的戰爭，讓生活在那裏的俄羅斯人無法獲得安全感，以致部分的俄羅斯人移民回俄羅斯；繼續留在居住國的俄羅斯人，則有部分積極爭取合法的民族自治權，期望居住地區將來歸併俄羅斯，如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Автоном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Крым)與摩爾多瓦的德聶斯特河東岸共和國(Transdnestrian Moldovan Republic, Приднестровск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烏克蘭境內 1100 多萬的俄羅斯人，主要集中在克里米亞半島和烏克蘭東部地區。蘇聯解體之後，由於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在分割原蘇聯財產和黑海艦隊問題上發生矛盾，引發了克里米亞半島的歸屬問題，雙方政府進行多次的周旋磋商，都未能順利達成協議。而在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人在 1994 年 3 月 27 日，曾舉辦獨立公投，儘管公投結果支持克里米亞獨立，但未獲得烏克蘭政府的許可，直到 1996 年 6 月 28 日，烏克蘭議會通過國家獨立後第一部憲法，才承認克里米亞為自治共和國，擁有自己的憲法。其他烏克蘭東部俄羅斯人集中地區也相繼要求擴大地方自主權和實行民族自治。1992 年 12 月，頓涅茨克(Donetsk Oblast)俄羅斯人發起成立民眾代表大會，主張建立聯邦制，要求與俄羅斯結成經濟聯盟，俄語與烏克蘭語並列為官方語言。2004 年烏克蘭總統大選，受俄國總統普欽(V.V. Putin, В.В. Путин)支持的前烏克蘭總理亞努科維奇(V. F. Yanukovich, В. Ф. Янукович)，與西方支持前央行總裁尤申科(V. A. Yushchenko, В. А. Ющенко)，兩方人馬角逐，最後確定由尤申科當選，這不僅影響到烏俄雙邊關係，也影響到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未來的地位。

而 1990 年 9 月在摩爾多瓦共和國境內，俄羅斯人所成立的德涅斯特河東岸共和國，由於是摩爾多瓦的重要經濟區，工業和農業發達，所以，摩爾多瓦政府

僅同意將此地作為「自由經濟區」。1991年12月此地區發生武裝衝突，俄羅斯駐摩爾多瓦第14集團軍以保護俄羅斯人為理由介入，並支持俄羅斯人所建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為了使俄國撤軍，1992年10月20日，摩爾多瓦總統表示承認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的自治地位，並與俄國總統簽訂協議署關於俄第14集團軍的法律地位和撤出時間的協議。但此協議遭到俄羅斯人的堅決反對，而形成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與摩爾多瓦政府至今仍然對峙的狀態。

至於在波羅的海地區的俄羅斯人，儘管該地區的三國對俄羅斯人都相當苛刻，但都被俄國以石油供應來箝制此三國的政府，如1993年6月25日愛沙尼亞政府通過帶有歧視俄羅斯人的公民法，和拉脫維亞政府運用武裝員警驅散在里加市示威的俄羅斯人，俄羅斯政府以停止供應或減少石油出口量，對此兩國進行經濟制裁，促使其調整民族政策，與對俄羅斯人的限制。惟因目前波海三國已加入歐盟，考量到俄國和歐西方國家關係的長遠發展，俄羅斯還不致於為俄羅斯人問題與波羅的海三國發生對抗。

除了獨立國協之內的俄羅斯人，面臨到民族衝突的問題之外，在俄羅斯聯邦境內16個少數民族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區的俄羅斯人，也約有1000萬人左右。其中有11個自治共和國的俄羅斯人超過當地主體民族人口，分別是阿迪該共和國(Republic of Adygea, Республика Адыгея)-佔人口百分比67.96%、阿爾泰共和國(Altai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Алтай)-60.36%、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39.27%、布里雅特共和國(Buryat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Бурятия)-69.94%、卡累里亞共和國(Republic of Karelia,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арелия)-73.60%、科米共和國(Komi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оми)-57.70%、馬利共和國(Mari El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Марий-эл)-47.51%、摩爾多瓦共和國-60.83%、薩哈共和國(Sakha (Yakutia)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Якутия))-50.30%、烏德穆齊亞共和國(Udmurt Republic, Удмур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58.87%、卡爾梅克共和國(Republic of Khakassia, Республика Хакасия)-79.46%。部分共和國從立法上規定，必須通曉共和國國語的人才能競

選共和國領導人和議會議員，把俄羅斯人排擠出共和國決策部門。如 1994 年之前鞑靼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Tatarstan, Республика Татарстан)議會中 58%議員是鞑靼族人(Tatars, Татары)，俄羅斯人占 38%，而現在共和國議會中鞑靼人代表占 74%，俄羅斯人代表降到 25%（鞑靼斯坦總人口中鞑靼人約占 48.48%，俄羅斯人約占 43.26%）。在薩哈共和國各部部長中雅庫特人(Yakut, Якуты)占 65-70%，而雅庫特人僅占共和國總人口的 33.38%。<sup>52</sup>

所以不管是外交上，或者是內政上，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都面臨到俄羅斯人的問題，針對每個地區的發展情況，和國家利益為考量，俄羅斯採取不同的因應措施，希望能減緩民族衝突，使俄羅斯人與各民族間能夠和諧相處，促進國家穩定發展。

---

<sup>52</sup>以上俄羅斯人佔各國人口比例與該民族國家民族人口百分比數據，來自趙竹成，《俄羅斯聯邦體制的憲政基礎及其衝突》，頁 33-5。